

928
7
7

雞

肋

集

七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三卷

題跋

題段慎修紙二

題陶淵明詩後

題分甘亭記後

題白蓮社圖後

題小飛來詩後

書王蠲後事



書母丘震御印曆紙後

書陳洎事後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書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詩後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跋林逋薦士書後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跋東坡所記漳守柯述異鵲事後

跋董氏唐誥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跋翰林東坡公畫

跋李遵易畫魚圖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跋董元畫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畫本

跋化度寺碑後

跋謝良佐所收李唐卿篆千字文

跋第五永箴

跋蘭庭序

跋曼卿詩刻

贈劉範子

書邢惇夫遺藁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三

題跋

題段慎修紙

傳曰大道以多歧亾羊學者以多方喪生裹糧就
學者成羣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歧與多方之迷
也端夫年少才秀苟無畫力不患不足者要之適
越無北轅求前無却行則道遠乎哉雖然其術云
何曰就有道而正焉耳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

又

世之言曰抑學似賈賈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蕃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鄉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爲霸王師此非通都往來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題陶淵明詩後

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

言猶砒砒之於美玉是已然此猶在工拙精拙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摘間求之以比砒砒美玉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

題分甘亭記後

趙彥脩以帝胄妙齡秀發不懷宴安之習志學而慕義與一時文人勝士交如恐不及故蚤有美名於流輩間窮山物局僧齋旅寓一木之美不足道也而二三子爲之記且書焉文辭筆墨燦然可觀惟彥脩有以得此也嗚呼學之不可已也如此哉元符庚辰五月十日南陽晁補之題

題白蓮社圖後

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作用志不分廼疑於神張顛觀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長進此豈筆墨蹊徑

間得之耶齊魯俗樸工技世守知變通者寡而緝畫史孟仲寧獨善學知余得意績事中惠聽余言使集吳道玄關仝韓幹魏賢李成郭忠恕許道寧數子精筆爲白蓮社圖甚似

題小飛來詩後

楚山之勝者曰九華吳峯之異者曰飛來往時湖口李正臣藏怪石數十種其一竦而九嶠武功和仲曰是壺中九華也則一旦而售百金近時祥符袁耕道亦得其石於豫章小而特穎川龔喜曰是

雞肋集 三
小飛來也耕道則抵掌喜而懷之曰是當與壺中
九華俱名天壤間雖一拳小然吾不以百金售大
觀戊子六月壬申緡松菊堂題

書王蠋後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
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
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
刳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
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

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
之封引身卽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
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
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
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
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
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
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
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於野口未

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
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
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却三十里不敢迎
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滅也
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以萬家不
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三夫國
亾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爲
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
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

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
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
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卽墨得數戰不亾而
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
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
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作
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時書之屢
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
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

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
聶政荆卿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
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讐而懷匕首袖鐵椎白
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
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
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
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
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
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

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
接子環駟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附
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
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管者夫子作春秋
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
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
者皆當筆之春秋况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
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毋丘震御印曆紙後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衆舉皋陶湯選於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世所當循而不改者然自晉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爲已甚而不肖者不待黜而草後世道德不同而俗隳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鬪士充朝廷

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捄其弊哉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寶四年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錢俶恐懼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子皆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宗皇帝以上聖繼統丁投戈講藝之時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自閱

羣士蓋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銓衡常格而書其莅官之日與其功過於所謂曆者詔曰使御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宸翰冠其首有惠愛臨民奉法除姦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爲不世之遭而祕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毋丘震在選中自筦庫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哉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爲士者日以多以臣補之爲郎時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千人而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

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爲士者愈多而益賤豈其行已任事皆愧於管人而然蓋必有知之者矣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遑暇其他而獨以選士爲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閱在廷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有司以銓衡之審宜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稱盛而後世皆榮於爲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復加豈不

以此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爲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歸震之裔孫潤州觀察支使莘使藏於家且以告將來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具位臣晁補之謹記

書陳洎事後

補之先君嘗記見聞數十事未編次其一陳公洎初爲開封府功曹叅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卽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申爾曹

依違懼旤法不爾赦卽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問
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
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
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
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補之少聞是恨不及
識公後二十餘年乃見傳道於淮南見履常於京
師實惟公諸孫二君詞學行義爲東州聞人以謂
公之餘慶在是也後補之執喪於緡傳道始出公
詩數十篇確然其政溫然其和想見德操之所發

於言詞者聳然增慕咎韓愈有云本深而未茂形
大而聲宏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由公事於愈之
言益信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孔子
之所謂善人者蓋嘗歎息以爲吾不得而見之夫
若是其重且難遭也然使其得位而爲之其功猶
在於百年之後今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
諸侯世守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二三歲近者滿歲

又其近者數月而徙幸而治且有聞者則徙逾亟
曰一人去有一人焉充之則已矣管子產爲鄭一
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
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
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
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遺愛亦可謂善人者非耶而
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也至相與訟怨而斬
殺之三年而後怨者化而懷仇者慕而如父母然
使孔子論之至於勝殘去殺猶未也則責治之効

欲其緩而遠者如此故唐盧懷慎亦深言數易地
之弊以謂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
不遠則不盡其力至於禮義之不興風俗之不一
戶口之所以流散倉庫之所以空虛患皆由此而
後世官日以冗遷易旁午民不得休蓋其初嘗怪
三代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言如龔黃卓魯
政事之才亦豈乏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滋甚
如此特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暖席黔突
之間夫豈惟遂霸恭茂之徒斂手而未得施而賢

如子產方用以得殺無足怪也而况奉法循理之
吏類皆仁厚君子不暴而裕者如陳公之守綿蓋
更六考而後僅得施其髣髴修庠校損庸役便轉
輸勸賙貸綏背蠻折畱獄興圩堰繕郭壘皆有次
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
學而未施者不止於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爲之雖
綿州之政事亦未易忘也晉陳平有與漢平難之
功而其自訟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
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賊民其事顯在

陽德夫顯有施於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
知臧孫達之必有後於魯也公之子唐從吾游亦
長者似其先人云

書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詩後

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爲人所不爲故用於讀書爲
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爲人陶淵明泊然物外故
其語言多物外意而世之學淵明者處喧爲淡例
作一種不工無味之辭曰吾似淵明其質非也元
祐辛未清明前一日符離舟中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湖口李正臣世叔怪石至數十百初正臣蓄一石高五尺而狀異甚東坡先生謫惠州過而題之云壺中九華謂其一山九峯也元符己卯九月貶上饒贛鍾山寺下寺僧言壺中九華奇怪而正臣不來余不暇往庚辰七月遇赦北歸至寺下首問之則爲當塗郭祥正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然東坡先生將復過此李氏室中齒翠森聳殊形詭觀者尚多公一題之皆重於九華矣

跋林逋薦士書後

余嘗出錢唐門遵湖放北山一徑趨崦委曲深遠菱苕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棟間詩徘徊彷徨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羣至點鼓瑟希則喟然嘆曰吾與點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情自疎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輓後來欲其聞達則反復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

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元豐五年七月十四日晁補之記
林跋廖明畧能賦堂記後
常物之情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相反者三列禦寇曰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此志與氣之所稟者有餘不足不能相易而自相反者一也王弼曰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此志與氣皆有餘而勇敢

柔於禮文悍鄙屈於嗜欲物或移之而自相反者二也語曰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夫儼然而能溫溫而能厲此豈當物之情自相反而然將君子有以反之能莊而能同者也蓋余同年生廖明畧學問博古志操如雪霜然以方北郭順子則清而未容故驚世患嘗觀曾敬之會稽尉解梅花而以宋廣平事名其堂曰能賦是其久摧剛爲柔意少貶而然者也而余亦嘗論廣平嚴毅所謂沒向千載凜凜猶有生氣者至於人之所同爲不

害其異而鹿門子庸何怪乎張良崔浩皆管之所
謂豪傑良宜魁梧奇偉而貌狀迺如婦人女子浩
若不勝衣者而胷中所懷踰於兵甲夫形容趣好
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體也而敬之妙年天
材俊異文章論議過人遠甚借曰未識於事其大
者固已先立矣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
自喜不廢爲清便豔發之語則如敬之之疏通知
方雖平居富爲清便豔發之語至於臨事感憤余
知其亦不害爲鐵心石腸也而明畧所以期敬之

不亦遠歟然敬之不汙以干時乃若廣平之開府
與不若廣平之遇則敬之固自曰有命元符三年
四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題

跋東坡所記漳守柯述異鵲事後

政以得民心爲本而以信及豚魚者爲至易之意
若曰豚魚信猶及之人可知矣吏無愛物之誠民
心不附之雖鳳皇下嘉禾生諸難致之物畢至非
祥也夫必有誠心實事如柯侯述之得漳民民以
爲惠而鵲應之斯異矣古之循吏民不忍去之如

父母故史板其蹟而書之虎徙珠還雉馴蝗去後
不復見此久謂徒虛語今迺知之廣陵掾擘乃侯
長子數與余議疑獄不附重近古所謂求生之者
其世有陰德當不愧於東坡公所期元祐七年十
一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无咎題

跋董氏唐誥

京東將供備使董侯嘗夜過余曰我之先有仕於
唐顯者曰京兆尹諱叔經不知於我幾世祖也我
家歷五代至仕本朝子孫世謹厚故傳其誥猶在

因就予求燭出三卷書其一則京兆君爲順宗山
陵副使祕書監兼御史大夫元和六年閏六月六
日告也譽京兆君良美首尾無漫缺雖甚細字皆
可識蓋盧景亮爲中書舍人所行予起喜曰憲宗
唐中興賢主初年順宗未葬劉闢反西川正月高
崇文出討七月葬順宗豐陵時京兆號多事而尹
以此時進才選也盧景亮稱善屬文以直諫知名
元和間譽京兆君良美其辭當不誣可爲董侯慶
然獨怪京兆君爲憲宗用若此宜有政事聞於時

而其施設不少槩見何也間以其年月日攷之舊史則不謬而閏六月之六日爲戊辰凡氏諱與官及平章事以下名於告者舉合自閏六月之戊辰始命至八月之癸未以卒其莅京兆之日七十六而止前此爲尹者兵部侍郎韋武後此爲尹者尚書右丞李鄘而新史尹不書故逸董氏餘考之又合其名於告者曰中書侍郎爲鄭綱自中書舍人遷曰門下侍郎爲杜黃裳自太常卿遷曰給事中爲歸登自兵部員外郎遷曰吏部侍郎爲趙宗儒

自右庶子遷綱黃裳號賢相登宗儒讜直不回皆元和初一日時才選也最後郎中兼者卑不顯乃不得質子嘗讀韓愈順宗實錄見李實以不任職貶知唐重京兆尹也自李實接韋武中間二年憲宗始卽位二相賢新用且京兆號多事擇人固宜重時百司官多改置韓愈亦自外入爲博士皆以是年也愈後寢用乃至京兆尹其選亦難矣董氏雖施設無所見余能語其賢者以一時事知之當如此後二告皆董澌一曲沃簿一猗氏丞長慶大

中時告也漫缺不若前可識獨曲沃告有蠅頭字
考卽京兆君祖爲珪曾祖爲端里爲京兆府萬年
縣洪固鄉貴胄里而端以下及澗凡四世粗見乃
次序歸董侯董侯中武舉爲將知方略慕古人也
必不功名以不媿其先世云元豐二年十二月二
十日晁補之題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顏公以耆老忠義縊於賊手世言公尸解不死開
棺肌肉如生爪透手背邢和璞聞而歎曰此所謂

形仙後五百年雖藏金石之中猶當擘裂飛去嘗
憶太平廣記載有戍軍數千人忿不相能欲自將
攻其部將忿其姓名力不足制升高謝衆刎頸而
死衆爲之解後見夢於茅山道士曰帝見吾爲五
百靈官之一有大功於物者死而不亾自咎然也
至公筆法奇偉雖其天姿獨得亦忠義秀發能然
柳誠懸所謂心正則筆正者而世人乃欲以其塵
埃倭僮之姿追蹟紙墨之間遠矣

跋翰林東坡公畫

翰林東坡公畫蠨蘭陵胡世將得於開封夏大韶以示補之補之曰本朝初以辭律謀議叅取人東坡公之始中禮部第一也其啓事有博觀策論精取詩賦之言言有所縱者有所拘也其謝主司而譽其能如此曰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公平居胷中閱放所謂吞若雲夢曾不芥蒂者而此畫水蟲瑣屑毛介曲隈芒縷具備殊不類其胷中豈公之才固若是大或出於繩檢小亦合於方圓耶抑孔子之教人退者進

之兼人者退之君之治氣養心亦固若是耶嘗試折衷於孟子之言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埽墟盪沃不見水端此觀其大者也牆隙散射無非大明此觀其小者也而後可以言成全或曰夜光之劔切玉如泥以之挑菜不如兩錢之錐此不善用大者也余於公知之

跋李遵易畫魚圖

魚之醜以千百數且一物而極巨細之形者惟魚天池之鯤其大不知其幾千里毫素之窘不能追

也長塘之水一斛而魚半斛其小如針鋒毫素可
追不能工也則夫可追而工者不過於九澤之所
同有九戩之所常萃鱣鯉鱗魴頒首莘尾之間蓋
見者能識之然世猶以謂畫師喜爲鬼神而憚爲
狗馬鬼神怪幻易以罔人而狗馬與鱣鱗所常觀
者夫人而能指其失故工此尤難是不然夫鯤以
海運而針鋒若滅沒世固無觀鯤首尾之目針鋒
鱗之眼則欲窮巨細之倪至此而能者俱廢且凡
魚亦不一狀則畫之難工又非若狗馬比然嘗試

遺物以觀物物常不能度其狀盡得一魚之意則
鋪几尺紙曰此天池也此長塘也廣狹不移而皆
在一以爲鯤則稽天之涯觀不見其不足一以爲
針鋒則蹄涔之態具不見其有餘大小惟意而不
在形巧拙繫神而不以手無不能者而遵易亦時
隱几翛然去智以觀天機之動絃以多足運風以
無形遠進乎技矣庚辰三月六日晁補之題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沙丘之相至物色牝牡而喪其見白於畫類之以

觀物得其意審故能精若此魯直曰吾不能知畫而知吾事詩如畫欲命物之意審以吾事言之凡天下之名知白者莫我若也漢舉於學慕魯直而喜白畫時時自撮筦爲竹枝飛鳥煙雲天機殊妙以比文字殆似魯直自然獨得不可相與者予旣拙於語言而畫又非所能學嘗試以此內觀譬聞解牛得養生其可哉

跋董元畫

翰林沈存中筆談云僧巨然畫近視之幾不成物

象遠視之則晦明向背意趣皆得余得二軸於外弟杜天達家近存中評也然巨然蓋師董元此董筆也與余二軸不類迺知自管學者皆師心而不蹈跡唐人最名善書而筆法皆祖二王離而視之觀歐無虞觀顏忘柳若蹈跡者則今院體書無以復增損故曰尋常之內畫者謹毛而失貌乙酉十一月二十六日晁補之書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畫本

恕先高賢絕藝世所共知其筆墨精妙蛇蟬變化

壽臣父叔記之矣然恕先要爲難知以爲異人耶
自應會意物表不當復賓賓效世俗爲者而此畫
本範模關吳輩一二曲折毫髮點綴惟謹不謬豈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者歟其遺跡不多有世傳圖
上一角數峯疋素本末作童子紙寫中引線滿之
離絕匠意此又豈規矩筆墨可求者哉彌明道士
云吾不解人間書而石鼎聯句極唐詩之巧語侯
劉輩以謂吾就汝所能者爲之恕先其近是哉

跋化度寺碑後

余觀古人惟德操皆素定而能伎所長不同趣人
物之盛莫近於唐然名詩者或不能賦名賦者或
不能文名文者或不能字畫字畫之工率愧述作
也以其習之專守之不易故各能盡其妙類承螭
丈人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歐陽文忠公嘗云牡
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之絕而非名花簪樂
天嘗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付與耶雖然二物
者惟不兼物之美故能各極其精信哉是言歐虞
褚薛唐初以書顯者捨其德操而論亦不聞它能

伎如其字畫之精也嗚呼此其所以精乎學者能以是心學專且不易古人之事業何求而不得況詩文與書哉而後之君子學則皆有侈心必事事在人先故五伎而窮

跋謝良佐所收李唐卿篆千字文

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傳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獨得書工筆吏竭精神於日夜盡得古人點畫之法而模之穠纖橫斜毫髮必似而古人之妙處已亡妙不在於法也而謝侯所藏幅紙

書千字文特奇巧圓方不失而飛揚自如過其流輩遠甚蓋一時絕藝也然謝侯好玩甚多書畫硯墨類皆第一室中之所藏固有精妙過於此者覽其一知其它稱是也

跋第五永箴

高彪投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然予謂箴亦詩若

賦之流爾管賈誼鵬賦句皆如詩四言而但中加
兮字屬之至誼傳乃皆去兮字則與詩箴何異彪
與崔琦二箴亦四言之敷暢者各箴而實賦也

跋蘭亭序

始子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
敘事蓋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敘若是貴耶至
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弦
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
爲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者

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異於得原失信不爲而去
矣晚多閒居頗并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猶愛
而不能置顧甚於少年喜官爵逢莫營田宅者與
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足
遠速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
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
吝三千女而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
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利重於譎也
愛蘭亭敘事小於欺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

書從葬亦累矣累物釣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緡東皋流憩洞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跋曼卿詩刻

右石公曼卿詩自書曼卿與蘇公子美齊名兩人皆歐陽文忠公所畏澄心堂詩所謂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又曼卿墓表其略曰曼卿先世幽州人

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洒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云文忠公一代儒宗曼卿於補之輩行闕四五詩工字妙不當從補之議當如文忠公語也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爲此邑人作者多劉君一也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爲佳句其地在邑東郭近秦城古寺蓋太宗時御史張公穆之別業園諸子之所營也逮補之寓此蓋七十年而荒墟廢址狐

鼠之所跳嗥獨兩大檜蒼然猶在其枝半死半生
蟠驚奇怪想見山陰品彙之盛微詠石句爲之太
息歸御史曾孫大方曰嘗試復之崎立兩亭當爲
子名之以其語一曰樂意一曰生香以記曼卿嘗
醉此亦知子先世與曼卿厚子今不可得也大方
曰唯歲再春大方率清曉出郭門或問之曰東園
壅培事恐後會大方猶子芻與同里郭力又以曼
卿此詩刻石欲補之書數字石上迺撫文忠詩文
并附題園亭詩事其末爲夫後來益遠前輩奇偉

有如石公至不知其名字志行終始何如人故詳
出之大方字廷賢芻字堯詢力字進道皆里良士
而堯詢自云藏曼卿書詩猶十數大觀二年三月
巳巳潁川晁補之无咎題

贈劉範子

緡城人喜治園圃而余故人劉邦式西郊達觀亭
爲甲高竹大柳臺可眺而池可釣也余紹聖間始
居緡日從邦式語邦式不外修形貌而中玉雪蓋
方今隱者也後數年復來亦治東皋五畝宅以老

而邦式亡矣見其子某慨然書此崇寧二年六月望日

書邢敦夫遺藁

邢河陽既哭其子惇夫以書抵山陽李端叔云吾兒垂絕時問所欲言曰願得豫章黃魯直狀其行以累高郵孫公銘之而遺藁以屬補之爲序端叔爲補之言補之曰管杜牧不敢序李賀矧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便欲追逐古人充其志非特爲賀者而已然吾豈可以負惇夫將死託邪它日見河

陽公當把臂痛哭盡出敦夫書次第之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潁川晁補之无咎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四卷

序

何龍圖奏議序

代李侍郎作

張穆之觸鱗集序

治通小序

海陵集序

石遠叔集序

續歲時雜詠序

汴都賦序

坐忘論序

捕魚圖序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四

序

何龍圖奏議序代李侍郎作

某嘗論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
始興之主不以兵草本於得人心以得天下故天
為之開其統使宏且遠而其後世子孫出而承之
者必恭儉愛人其德之流行亦洽故為之培其基
使遠且固此二者皆天也又世常忽於無難無與
佐之孰戒而康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

雞肋集 一
者將有爲而士之生於其國者多此亦非人之所能爲也有以開之有以培之與夫宰相之以士然皆非人之所能爲故曰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何以言之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堯舜不可及也而湯有慙德禹不以兵革猶八年於外用其力者勤矣而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遺一矢雍容達節而有天下天下奔走而稱臣五國稽顙而下吏其受命配禹而用力寡由湯以來未有太祖之武也天固開之矣漢高祖以

馬上取之至老於馬上而不得休且繼有諸呂蹀血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遵業僅得休息於無爲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盛傳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餘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由漢以來未有仁宗之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已於上而羣臣竝進各自明於下君臣有慶譽而下竝受其福風俗醇厚君子多而小人少蓋若董仲舒所言詩人美之爲作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

哉其一時將相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左右論思直諫多聞之士不可勝數而何公名其間公爲御史者其所爲奏議二百餘篇爲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舍之要務與其尤深切世病者當時略已施行其誠心出於憂國愛君簡易而通非若世之無得於其中而以爲文者榮華易瘁而難久也然則仁宗所以爲宗有德跨文景而追成康有自致矣某是以竊歎於何公知天之生斯人

有時而公之遭斯時有命二者適相值實難蓋必有能聽言之主導其臣使言而後能言之士至則夫生之者天也使之至者君也故君之權勝天然至有得士而不能用士以是隱則夫使其君能用而成功是乃所以爲天相之道故天亦終勝人管吳季札觀上國論其興衰如指諸掌而獨見蘧伯玉數人者以謂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此不探其天命之所在而祇以人事知之然至於今論知天者唯吳季札則天人之際固可見矣某管爲和川

令會天子詔求直言士而公以天章閣待制使河東遽取其文上之幸以是知名今位政府於公爲門下士故其子某以公遺藁求序而不得辭公名剡字聖從某州某縣人仕至某官云

張穆之觸鱗集序

魯俗當周之盛及孔子時文學爲他國矜式周衰諸侯竝爭而魯爲弱國文學亦微然其故俗由秦漢迄今尚多經儒忠信之士分裂大壞如五季文物蕩盡而魯儒猶往往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蓋

五十年而不改也太祖皇帝起平禍亂盡屈良平信越之策休牛馬而弗用慨然思得諸生儒士與議太平而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壠畝大裾長紳雜出於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時厭亂人思復常故士貴蓋不待其名實加於上下見其物色士類而意已悅安之此儒之効也金鄉故隸堯堯魯地吾里而故張公益金鄉人公以太平興國三年起家進士甲科大理評事通判普州蓋太祖皇帝初拔魯羣士之

一人也始補之爲兒從先君學先君多爲補之言
故里中前輩賢士長者初聞公名徒竦然佩先君
訓慕先進而已矣宦學不試白首來歸迺始與公
之曾孫大方游大方爲人質直自將好善不欺類
可與論里仁之美者補之因復識先君之言又知
公之忠信流澤有後也然去公百年所傳聞未足
以知公盡一日大方出公遺藁曰觸鱗集蓋公爲
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鱗公所自名也三復
彌月凜乎直諒多聞之益如藥石如穀米非無用

而設者其多至數十章皆深切當世之務不可以
盡舉始恨公不究其用云至其它詩文皆清麗有
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
復武夫麁鄙田里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
問見於酬唱者翰林王黃州元之爲多黃州名世
士亦吾里人事熙陵爲學士熙陵稱其獨步天下
者嘗以直諫斥久不召召且大用復諫不悔卒復
斥竟不大用死黃州黃州於一時流輩少許可獨
畏公尚以爲不可及也則公之爲人可知已補之

既以觸鱗集歸大方大方再拜求爲集序補之以
言爲戒久雖諾其請未作也而大方踰年踵門請
不衰至載石戶外因甥張宗奭以言幸有間必書
補之平生戲笑爲文字且不吝固吝於吾里中賢
士長者以孤大方好善追遠踰年之誠心豈先君
所以教哉故不辭而終序之公諱肅字穆之自御
史爲尚書郎知蔡州恥言不用未四十解紱而去
其世家行事本末與諸子茂良具於前進士許齊
所爲公墓表齊亦文學知名不妄推與凡齊所錄

不復論論其立身許國之大節以遺大方俾刻石
藏諸家以爲吾里後生不及見若人傳聞而慕者
之勸云

治通小序

毀譽不敢浮事實因以加賞罰謂之襲情 賴之
以生不可一日無也謂之飲食 天日之清明奴
隸識之謂之共知 權言聖人之所獨見也謂之
夜行 所挈者要而順者衆謂之裘領 如橈止
水惡其波起不如遄已謂之本寧 本彊則精神

折衝謂之折衝 譬如播種終必粒譬如鑿井終必汲謂之可爲 釣金輿羽不可以爲重輕之實謂之揣本 誠者政事之本也謂之致誠 常德不忒世自低昂而吾之爲常者一謂之常一 事有根本不可須臾離也謂之輜重 先河而後海小式爲本而大爲末謂之務本 非其道雖微不可假人也謂之名器 五味異和謂之相濟 始施之逆利在後日謂之要終 天欲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謂之前應 小人以爲翦翦耳君子畏

焉謂之微大 象見其牙而小大可論也謂之迎知 推其派而知其所從來淡謂之逆流 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謂之貴疎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謂之賤適 事或不相謀而相病謂之魯酒 一人曰玉十人曰珉舉世皆曰珉謂之衆意 事致其極則其後無以加謂之窮反 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寒者戰懼者亦戰謂之似是 以攀拘之語疑域外之事謂之常談 一言而得人之心謂之察鳴 謂狐爲狸則不知狐又不知

狸謂之胥失 蚌螭相持田父捃之謂之兩得
 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謂之同離 月不知晝日
 不知夜謂之物曲 且冬且夏謂之迭勝 攘公
 議之近似者以蓋衆口而濟其私謂之借公 志
 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謂之非分 益而不已
 必損謂之勝懼 知所以弱則彊矣謂之削喜
 事盡物極而後可以轉敗從新謂之轉敗 名實
 不虧而能使其喜怒移謂之朝三 欲近四旁莫
 如中央謂之近四 水避礙則通於海謂之曲成

寡能似德拙言似默欲上者識謂之破庸 捷
 趨而速至中道而憊憩不如椎之久謂之椎久
 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謂之始駕 人取我子
 人予我取謂之獨獲 佃魚網罟利隨世興謂之
 知化 敗不在大一毫萌之謂之見微 無謂不
 効姑聽其告謂之養敢 胡越可使無異心謂之
 同舟 徒曰古人不我欺而不知時事已異謂之
 信書 旦用旦効算用算効而不可以經久謂之
 欲速 挾事懷欺明能知之謂之詰詐 唯有德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謂之量力 夕而亨牛
牛乃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失時 文是實非謂之
名好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謂之已甚 法
析毫釐小偏大遺謂之密紕 以勢使之鈍者厲
怯者奮謂之矢激 利不百不變法謂之重改
謨定於先羣言不能易謂之不搖 毒蛇螫手則
勇士斷其臂謂之存大 示之好惡而民知禁謂
之上欲 有德者進則朝廷尊謂之德威 輿馬
致千里舟楫涉江河謂之假物 入有拂士出有

敵國謂之常存 尾大不掉謂之本弱 藩籬不
飭謂之外輕 曲士不可語於道而聖人惟時變
是守謂之達節 立不易方非招不往謂之守官
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謂之謀始 千里之行始
於足下謂之積微 川澤納汙瑾瑜匿瑕謂之忠
厚 苦節不可正故大教務因俗謂之人情 論
卑古人而才不足逮當世謂之高論 將以重之
適所以賤之謂之過爰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謂
之轉圜 以天下爲心好惡不在其身謂之大度

若緩若紆爲國之本不可以無謂之闊要 十
羊九牧不若童子之獨謂之專任 言異言逆視
道以爲則謂之不惑 不患衆之不知患蔽謀者
非謂之寶斷 臣民異志則朋黨進在明公議謂
之一下 賞一切之功亂百世之法謂之賊下
舉綱而略細謂之大體 數米而炊不足濟天下
謂之小節 始勿輕舉人莫測然否謂之靜勝
臣無求於其君故進退不累其身謂之取重 高
爲量而罪不及遠爲途而誅不至謂之大望 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遠怨 殺身以爲國然不
足以拯世之溺謂之無益 理無常是事無常非
謂之通變 今日用之明日不可復也謂之日改
捨法任人廢法法存謂之小縱 虛名無益事
實而藉以鎮人心謂之名高

海陵集序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
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
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爲人若

不可及者皆有它事業尊君庇民舉大而任重排
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
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邀
合朝秦而暮楚不恥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
言辭始專爲賢雄夸虛張聽者爲奪雖義理皆亾
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
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
流離異域困寤此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
人能之然爲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

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鬪士亦以方略膂力
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
存可也亾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由漢而
下枚數之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
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世資或
其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管度雕琢
至忘食寢會其得意翛然自喜不啻若鍾鼎錦繡
之獲顧他者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詬
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

趨爲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賢乎海陵
集蓋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
好之篤蓋辛苦刻篆呻吟喪氏者有年不幸其犁
然之音與吾窮類然君少年自己得聲譽至它事
業行已莅官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爲是閉關絃
歌霖雨飢餓之聲樂之而不厭如此哉且以爲後
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捷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君
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君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
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旣序此意以賢君能獨

爲人之所不爲者而非有希於世視趨利邀合猶
勝然亦因以爲戒君字體之與補之故人張芸叟
張文潛陳伯脩皆厚云

石遠叔集序

文章視其一時風聲氣俗所爲而巧拙則存乎人
亦其所養有薄厚故激揚沈抑或侈或廉穠纖不
同各有態度常隨其人性情剛柔靜躁辯訥雖甚
愛悅其致不能以相傳知此者則古人已遠若與
之竝世而未之接得其書讀焉如對面語以之逆

其志曰此何如人也此何如人也無不可言者職方員外郎石君遠叔諱起魏人魏一都會自信陵公子以好士傾諸侯其所至客往往發憤立功名而曹氏兄弟與二三子馬上賦詩至於今不泯魏人所以尚義喜文章亦其餘也而遠叔又倜儻有美才自童子時爲辭賦則已綺麗去舉進士一上中弟所居官官治而益致志於學其所爲詩文蓋多至四百篇其言雅馴類唐人語尤長於議論酬荅息而不迫讀者知其人通達溫溫君子也遠叔

在濟時補之數相從間相與評古作者遠叔語時造精微補之嘗屈然私怪遠叔頗放於酒飲輒醉或悲歌愀然意其負所有不偶寄之此耳無幾何遠叔卒後補之官於魏而其子采在陳以書來曰先君不幸惟子爲知其志爲采序先君詩文采不孤矣補之復曰我貧賤遠叔知我不肯遇我以衆人我不敢曰知遠叔顧平居所嘗得而宜爲人道者若此可默哉乃次弟歸之采字仲素好學良士能世其先人元豐七年正月十一日潁川晁補之

序

續歲時雜詠序

宋氏自宣獻公益大德行文章語世族者必先之家故藏書其多與四庫等而宣獻公之子常山公次道能世宣獻公之學好書滋不倦博聞彊志爲時顯人與客語疊疊下上數千載間在其齒牙也補之爲兒時諸老先生爲補之道宋氏如此而補之生世晚去宣獻公遠重以不及拜常山公私自記欲盡得宋氏之書而觀之元豐六年六月遇畢

公叔於京師公叔言宋氏藏詩曰歲時雜詠者蓋宣獻公所集唐以前詩人之作髣髴具在公叔曰夫天地變化其情至微有不可道以辭者四時之間氣候物色俯仰輒異使一人言之雖其巧如簧恐不得與造物者爭功於是雜衆言而觀之不亦可乎宋氏故多賢而宣獻公之孫曰剛叔尤篤志於學不愧其先人又嘗集宋詩人之所爲爲續歲時雜詠以成其祖之意蓋若干篇且詩之作患言不能稱物者以得之偏也嘗試丹青衆言憑几肆

目於方尺之間而四時氣候物色慘舒榮槁所以過乎吾前者每觀每異其致亦足樂也因以其集屬補之爲序補之復於公叔曰詩之亾久矣函詩七月其記日月星辰風雨霜露草木鳥獸之事盛矣屈原宋玉爲離騷最近於詩而所以託物引類其感在四時可以慷慨而太息想見其忠潔剛叔於宋詩所取若此其亦有得於管人之意乎宋有天下百年而詩之作中間尤盛蓋剛叔之所取小大咸備今觀其錄一時顯人用是名世其尤宏傑

者雖以旁礴天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其下者亦因所長而傳猶之一氣候至生者皆作灼然而華嚶然而鳴以謂天地之巧盡此矣補之方求爲太原官聞其俗儉陋無登覽燕語之樂將因公叔盡傳剛叔之所藏者以行而忘吾憂也故喜爲剛叔序之

汴都賦序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乂安人務衣食至熙寧元豐間積累滋久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

庶官正宗廟宮室井衢城域使各有體以隆中興
示天下爲太平觀而奉議郎前知亳州譙縣事關
景暉初奏汴都賦以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
暉言天子盛德焦勞天下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
其未歸之清淨以諫上愛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賦
旨天子以語宰相使補中都官之缺景暉貧不能
畱京師乃官河北而先帝棄天下景暉亦行去河
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
其意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

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後終之以
說約聽廉者語不若聽夸者語夸易好也聽狡者
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人博
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呂梁
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節見人言州閭
大會賓主酌酢匏竹啾咽晡夕厭滿酤酸肴睇則
使人思弛帶而臥故上林羽獵言卒徒之盛終日
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聲
曲終而奏雅後世猥以雄悔之因棄不務然補之

竊怪比來進士舉有司者說五經皆喜爲華葉波
瀾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自然卒
不白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閎衍何也景暉爲人蓋
澹泊寡嗜好至飯脫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
終日不道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愠夫固安爲
侈麗閎衍者非耶故備論之

坐忘論序

道無言凡言之類妄知言之類妄者亦妄知夫知
言之類妄者亦妄然則何如列子曰用無言爲言

亦言夫能用無言爲言亦言幾可與言雖言幾不
妄矣不妄斯道已乎非也燕人之晉問其井或告
曰垣下垣下得焉而卒之飲者燕人也若乃夫晉
人之朝夕飲者則未始問燕人故學道猶飲問而
告之燕晉之類也司馬子微著書七篇言道德之
意王毅希仁以示余余曰此晉人之告垣下井者
也吾子學焉抑燕人之飲者乎若乃夫晉人之朝
夕飲者則未始問燕人以謂人飲而我味之有是
哉司馬子微名承禎唐達士管子讀李白大鵬賦

想見其爲人

捕魚圖序

古画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莢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厓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爲屋三童子踞而起

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其下有笥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蔭坐沈大網旁笥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盃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罟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兩蓋依蘧蔭坐有中而顛出網中得者艇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盃盃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沈大

網旁維艤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顙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盃盃者一人推葦間童子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日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息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笱網罟罾罩紛

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塵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潁川晁補之序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五卷

序

廣象戲圖序

杜輿子師名字序

外弟楊若字知類序

從兄字伯順序

陳琦伯比字序

鎮陽李樗字非我序

李浩字季良甫序

袁疇字耕道序

李去病字仲霍序

錢舉字少周序

王勳字重民序

李相如字師蘭序

送李文老序

送醫李寅序

送劉公權序

送段康侯序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五

序

廣象戲圖序

象戲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爲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爲兒時無佗弄見設局布碁爲此戲者縱橫出奇愕然莫測以爲小道可喜也稍長觀諸家陣法雖畫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說益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橫路十一碁

三十四為兩軍耳意苦其狹也常試以局縱橫路
十九碁九十八廣之意少放焉然按圖置物計步
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
間盡彊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
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彊弱可循環於無窮飽日終
日得吾說而為之則涿鹿之縱觀猶日前矣元豐
二年六月晁補之序

杜輿子師名字序

盱眙杜君從學于眉山先生先生名之曰輿字之

曰子師子師道先生之言曰夫能載而後可與言
輿能衆而後可以言師夫能載則能衆矣故輿有
師義則又從先生之門人晁補之求識其說補之
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夫車之有輿也
猶宮之有堂也猶人之有腹心也崇墉長廡溝之
於其外閭然後門門然後堂而堂者宮之所宅也
目視耳聽手扞衛而足運趨元首加焉而腹心者
人之輿也故謂之輿則一車之任舉在矣立斲橫
軹轉環澗而牙固抱二十有八為其蓋弓三十其

輻合之於一轂以濟其中之所無有而後可以受天下之有凡物之不至者託至焉是其材君子之材也其器國器也御閑而右勇善用其材者也得時則駕見險而能止不犯難者也以經營四方與舟楫之絕江河同利故天下無不待之以濟而附者不一是之謂能載則能衆也曰雖然孰能任之孟子所謂異人以存心者能任之如以其同而已同乎此必不同乎彼則亦祇以異何以能衆吾且以其異而衆無不同以其所以同者莫適同而已

然後君子之道大而爲衆率賈誼曰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鳳不世見故人未始識鳳人未始識鳳則藩籬之燕雀蓬中之斥鷃何從識之雖然鳳舉而鳥朋矣鳳非以其異故能同耶不然則鳥之從鳥扈之羣扈亦可以爲同耶而同者狹矣故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管者伊尹其道有在於此息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而天下亦皆以是歸之道足任而時可爲也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是

其所以能有大也陳蕃亦可謂有其志矣不埽一室而欲以身援天下志大而力不勝義可以立而身見危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易曰輿脫輹夫妻反目天下不可輕爲而近用也然亦不可咎也山以其高而獸往之川以其深而魚聚之君子以其道可與任重而致遠故窮則得士達則得民不幸而終其身不試而君子論之與禹稷同道子師勉之

外弟楊若字知類序

驥有四足足以靡丘陵跨燕越不期於在六轡也然有是足羈之者至矣鶯鳥有六翮足以絕浮雲捎林莽不期於掣鞵上也然有是翮呼之者至矣士有才術足以知往古治當世不期於仕而遇合也然有是資用之者至矣故物必有餘而後用無不足而求用閑其馳驅以待羈者時其翱翔以待呼者馬與鳥無是情也然則治其可合者以求合豈士之情也哉今世之學者不求若古人而務一時之合自始讀書則曰世之所用何尚有司之所

取何先治其學之類者去其學不知類者而求合
焉世之用捨不可常而有司之去取無特操則業
成而不售半塗而改盡棄其學而從事於其所不
學至於白紛如也乃始歎息於不逢若此豈足以
言知類也哉余外弟楊君名若少而篤志嶄然於
儕輩中善問而識所從既學經又學爲詩賦皆欲
求當時之所謂善且嘗效者而師之余曰書無所
不當知獨一經乎哉文章無所不當爲獨詩賦乎
哉治其狹以求適於廣則是以箸爲梁木也十圍

百圍則求方圓長短者無之而不可矣然則求若
古人何如亦曰養其大體而已矣孟子曰指不若
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
吾弟之學也無以不若世之所用有司之所取者
爲羞而以若古人者是求則雖欲不爲世之所用
有司之所取亦不可得矣故余請字曰知類

從兄字伯順序

名者所以制義出禮而字者相期於實以不虛其
名者也蓋余從兄名隆之而字不足以稱其實余

爲之說曰物未嘗有必隆者亦未嘗有必不隆者也封土以爲臺巍巍者先圯焉架木以爲宇翹翹者先撓焉泰山之隆百仞而跛牂履其蹊以絕其嶺勢附於下也吳牛之力百鈞而童子拊其角坐其背知役於人也故曰物未嘗有必隆者有人焉力不能勝一匹雛而天下不敢爲之先彼其所以能隆者亦必有道矣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夫順德不躓等君子之所以積小也如此而後可以基高大此爲隆之道也故余請

字曰伯順熙寧四年八月從弟補之序

陳琦伯比字序

屈原以申椒菌桂蘭蓀荃茝衆美木香草以諭君子稟中和而內潔雜荒穢而不污也余以謂草木畏雪霜有衰歇潔固不勝玉傳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又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管之人蓋以玉比聖之事豈但君子哉四明陳侯名琦字元老蓋慕忠獻韓公之忠於國而其德在生人也元老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其故人游藝

則因以元老字之余曰夫見賢思齊焉塗之人可
以爲禹也豈必身將相食五鼎而後似哉德比焉
可也因復請字曰伯比凡物必有其質而後能不
渝所貴乎玉者不與草木昆蟲俱物化其繅藉以
薦諸郊廟與棄而藏諸糞壤而玉之所以爲王者
固一也使伯比得志而位將相食五鼎與呻吟裘
氏之地以義理悅口而終吾身而伯比之所以爲
伯比可渝哉如是而充之以爲君子以學聖人猶
無所不可則以慕當世之顯者雖光明不朽如忠

獻非侈也已卯七月序

鎮陽李樗字非我序

小知之與大知也小年之與大年也白鶴黑鳥長
鶴短鳧各以其異遊於世相與無慕是莊周之所
謂逍遙也桂之伐漆之割曰是不若樗之趣取無
用而常存故桂漆慕樗樗不慕桂漆均之木也一
以爲逍遙一以爲不逍遙是莊周之意乎非莊周
之意也萬物其生俱託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天
下莫能患桂漆曰我獨何爲見患以其可食且用

耶則樗也免夫棺與舟至薪亦病矣樗曰不然吾觀我無受斧斤之地故吾無往而喪我桂漆亦曰吾觀我亦無受斧斤之地故吾亦無往而喪我且而與我有異乎逢者皆材也材固生患嘗試與我游乎本無患游乎本無患不得已之類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樗與桂漆俱逍遙而樗猶捨然安其故曰吾無以知吾爲趣取無用而常存也吾直寄焉耳故天下言樗無慕乎爲樗鎮陽李君好書而廉旣無求於世嘗曰我樗之類也則易其名曰之患物縛不解矣

李浩字季良甫序

進士隴西李浩資雋異少孤自封植爲人剛靜氣邁往不羣治春秋禮記說知孟軻揚雄所傳爲正道而遵之譬渠黃山子羈堅轡附夷路駸駸乎無

萬里矣其文辭蓋窺戰國而下其志將游歷屈宋
差池漢唐氏之間未已也雖然與人俱踐一塗而
人自以其名歧與爲燕宋反共憎笑之屢窮困不
化也而潁川晁補之獨異焉浩少於補之未嘗共
學也而索其中蓋異焉者寡旣與之交矣迺緣名
爲義而以季良父字之曰管崔浩自以爲張良而
世亦莫之與也迺吾季良父豈爲浩者而已哉雖
然楚漢之鬪南北之分裂兩人者皆如婦人女子
而皆魁雄闔偉智謀若神萬舉而萬全故劉氏以

取天下而拓跋氏以僭中原而稱帝亦類矣至良
功成不居其定太子庶幾乎無事之業而浩乃區
區夸石銘構忿以殺身欲比良何遠哉然則浩固
長於方人而暗於料已其言曰王猛之經國苻堅
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
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夫猛固堅之管
仲何足以班管仲恪固暉之霍光何足以任霍光
裕固德之曹操何足以當曹操也其言信矣至浩
自恕以比良而不歉其所不足尚以謂已稽古過

之豈不悞哉嗟乎使浩得漢高祖而事之不足當陳平爲如何而又晚節矜名惴惴乎不能全一身何暇處人父子危疑之間逍遙事濟而身無患如此哉然則浩固拓跋氏之良其以良自比猶論猛也迺吾季良父識路而疾驅則將蹈軻雄之所傳而要其宿使幸而遭時有用斂其有餘於爲浩者以保身蓋其不足於爲良者以居業則雖在良伯仲叔季之間其誰敢不與使其不幸而不偶充其志猶足以獨善若原憲之藜藿可貧而不可病其

與爲伯仲叔季將在孔子弟子之列豈特不爲浩雖良亦可不爲也季良父勉之

袁疇字耕道序

開封袁君名疇字耕道疇自名耕道其交字之也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而傳曰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爵祿具而忠衰於君名譽足而信衰於交夫人情之可惡如此年運而往每具而輒衰聖王何取於田哉夫以堯之水至於方割懷山而襄陵非禹則土皆不粒也然謂土實不粒則

不可以禹所堙之餘龍蛇虎豹始驅似不可人而有稷焉教民以藝之則粒矣山澤原衍地有剛鹵肥确不同而斲耜揉耒火耕而水耨農無不可爲人情亦有賢不肖邪正異趣而追琢學問求其放心聖王亦無不可治蓋不爲不治則如堯方割耒又之初爲而治之則如稷播殖之後是乃聖王之所以取乎此者也人情無禮則荒故修禮所以耕之此學之始也義欲列敵度宜譬穀有九種視地力故陳義所以種之學欲閑邪存誠譬惡莠恐其

亂苗故講學所以耨之君子仁以居體仁譬則積而充也故本仁所以聚之樂以治心樂譬則飽而嬉也故播樂所以安之禮義仁樂四者人情之田具而學其中耨欲數數者然也此記之說聖王之所以田人情者盡矣揚子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夫耕道而不得道安取於耕道故君子以謂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至於安之以樂而不達之以順猶食而弗肥也此學之終也然則耕道其務始於禮乎非忠信不可以學禮非彊有力不可

以行禮譬農必朴忠信之類也必勤苦疆有力之類也壤土之民怠恃其地之良而弗疆也瘠土之民勞憂其田之下而自力也故瘠之獲常倍於壤而田父之尤其子以得壤爲不幸迺若耕道才良而志修又博之以文地與力皆美矣耕道旣識此而疾驅田已之田而食已之力歲晚而功休旣飽而嬉倚戶以永歌不已樂哉而世方有捨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亦晨夜不暇息霜雪皸瘃觸隆曦而汗得不償勤至於終年號寒而啼飢所求於田者

外也耕道反之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司馬遷之父名談其書趙談云同子騫蔡諱其父也名譽足而

信衰於交交字諱先子易之

李去病字仲霍序

世治則國無所用將身安則家無所事醫用將與醫皆不得已而術之所不願出也然所貴乎人者生則能爲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已食其功雖不得已亦不可一日而無二術之類也賊奸不作則太平可千載瘋憂莫襲則正氣能百年故

五兵之家五藥之施如禹之行水水不爲敗則禹功無所試至其敗而爲之亦行其所無事則已矣自非聖人孰能探不形而治未病病則能以術去之聖之次也蓋管善將如漢霍侯其言曰匈奴未絕無以家爲其以去病自名或者義取諸此而緝城李君慕焉則撫其名以名余因以仲霍字之仲霍知書且多藝少從鄉貢顧嘗好醫以其所聞於儒者禮樂有盈減剛柔有損益術斯而往知五行六氣之動以節中而屢移故醫特勝然霍侯用之

大仲霍用之小事必與時竝而名必與功偕遇不遇勢異則前後之相望與才之長短未可以陵節議而原其初皆欲爲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後已食其功其志出於爲物則同且秦醫和以眡知國抑有人焉載所聞於儒者自道出於爲技而託之技以伯仲於霍之流未可曰若是班也然霍侯無學術以材自喜貪其功不已太至則病內而偕美仲霍誠能反其道揆生之理無偏而不起病去則已可以進穀米弗已則亦未解而本俱弊

是謂醫紀所聞於儒之內也仲霍識之崇寧四年
六月日序

錢舉字少周序

吳越武肅王之裔孫錢君名燾字景貺夢神語之
曰易之則利進取迺更名曰舉補之曰學以爲己
非進取具而求舉以爲養也夫求舉以爲養此人
之舉非自舉其舉也人之舉士爲知己者用也自
舉其舉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管左雄薦周舉
又薦馮直直以臧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宣

光奏吾是韓厥之舉也人之舉若左雄之知人者
可也自舉其舉若周舉之報已知者可也則主與
客皆免矣而錢君年志方盛慕義無窮從補之游
五年趣操如一不見補之異也故補之因其更名
爲改字曰少周少周今惟少於周也老將似之

王勳字重民序

進士太原王勳文學志意在場屋前輩間或字曰
子功余改之曰重民蓋言王功曰勳而其事則民
爲重也重民曰請極其義余曰周官所記列於今

學官重民能習之雖然常試以所學於孟子者爲
重民言而重民擇焉學之爲王者事一也而古者
取於王之事近後世託於王之說遠故不同蓋孟
子嘗曰保民而王至其言王道之始則特在於使
民養生喪死無憾之間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此取
於王之事而近者也王莫先於仁義而爲莊子之
言者曰仁義先王之蘧廬止可以一宿事之破礪
而後有舞仁義者不能救也此託於王之說而遠
者也夫管之所病儒者一師而俗異今爲孟子又

爲莊子是二師也夫安得不離近易言遠難知則
亦無惑乎士之皆託於遠以趨同而自誣不悔也
自荀子不好孟子又非之然其言曰道不過三代
法不貳後王過則蕩貳則不雅此兩君子者惟一
師故不異而莊子而又甚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故後生簧鼓讀論
語未半紙而爭言堯舜之上皆洋洋滿意夫堯舜
且不足道而王何足言王何足言而民亦安有哉
以往事論之彼衛鞅安知王不知對孝公談何等

而孝公時時睡不應顧出而自矜大者曰其志弗
開悟矣欺哉願重民反之抑夫子聖人所重民食
喪祭聖人固爲王不爲霸豈以是爲土苴而先之
乎故王功曰勳民功曰庸而要聖人之所重者言
之勳必自庸積此余所以字重民之意也道有終
始之序故管之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視學馭者不
學馭先學趨夫論政於不飢不寒之間而計功於
無息無爲之際可謂知所先後矣抑重民博習彊
記其文詞浩浩非七八月之間雨集而盈者其必

決而注之海於從政乎何有而士或以其所趨愈
鈍而笑之余亦所趨愈鈍者然譬夫入室必自門
始不可以躁也若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有人焉適立于巷驟而語其中百官倉廩室家之
美不疑而大夸曰如此匪穿窬斯誕已其可哉大
觀二年十二月序

李相如字師蘭序

司馬子慕蘭相如之爲人故以其名自名蘭相如
面叱秦王退讓廉頗名重太山使彊秦不敢加兵

於趙以兩人在也吾甥李子慕管人以相如名願
吾甥文采如司馬子忠孝節義凜凜似藺君因以
師藺字之

送李文老序

皋陶爲理或曰其後有食木子得全於伊侯之墟
者氏轉而爲李皋陶事帝其言爲謨非如後世刀
筆吏舍曰徽纒榜筆則無以伸其喙也指李爲姓
者按唐宗室世系亦皋陶後其五千言與易合下
至斯事荀卿言秦逐客非是書異甚小篆有益古

訓漢廣與陵顯膺固漢未有盛名言辭抑末也唐
白賀爲歌詩奇怪翽又通儒學韓愈非文士伍然
其姓蕃天下由晉魏而來王侯將相有大功業者
尤衆以其顯也夫人而能言之而濟陰之李亦唐
來宗室後始余未冠則與文老之諸父游今舍人
公大夫公里中賢兄弟文老學問言辭有家法非
如場屋餘子惟其所以應有司者是知乃古學過
焉而不視愧皋陶之意者比也自余卜緡居凡幼
與游白首不改者十一二且其術不利人人所戒

也而文老獨數過之不惟不戒又悅焉余意文老年少氣豪輕外累殆意同則悅不知其它不然以其諸父厚余故文老亦慕余其可也抑余嘗以謂大樸必爲器博長才則數化譬璧盈尺以作鎮冒琥璜無不可而工目之當琢珮珥十數然必不毀千章之木可棟可極而匠謂之此足爲枿構百然必不斷何則知其質之棄於狹小可惜也而物有反此者侏儒與人肩隨跛而跳適及人肘歎其庠也則寧去之異塗布武鳶盡其力從禽不及隼悵

其遠也則背而翔飢坐待鼠非以其力不足故畫也然則人徒見文老以其應有司者躡先同學取首送抑文老自期不在珮珥枿構之間蓋世有貸子錢賈爲人取贏而已分少者此拙於市蓋所謂非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文老其益務博學於文如藥肆平時儲百物凡神農所名可用以活人者闕一不可使夫一日來市者求玉泉五芝丹砂空青此亦在求羊藿豕苓敗龜枯蟪此亦在要人之市我者可一二數我之應人者如山藪不盡夫豈

雞月集 十八
但躡先同學取首送如是而已哉蓋孟子論一鄉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其所成就者異由其學有小大文老勉之

送醫李寅序

余應舉時見王荆公書一事云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脈知其子禍福翰林王丞旨禹玉疑古無有緣曰秦醫和診晉侯之脈而知其良臣將死良臣之命乃見於晉侯之脈診父知子又何足怪乎余聞其語三十七年而未見其人也晚遇李君景陽

於緡景陽儒服而來以醫自名能讀黃帝歧伯金匱玉函之書剖析其精義如指諸掌又旁出入月令陰陽諸書論物之方生方死或損而益或益而損見微而知著觀表而得裏袞袞不可窮余聽而說之味其言蓋有妙應之術而不自名曰吾業不在是也晉唐韓愈銘憲宗時侍御史李虛中淡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相王斟酌推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其說汪洋奧義關節開解星官曆翁莫能與之較得失

雞肋集 十九
虛中之術蓋至今猶傳也夫播五行於四時見於
經若有機焉萬物皆出入於此而不可逃以其溥
博而加物兼得之者槌扶而言猶足以知人禍福
如此今脈吾之臂以吾腹中之五行猶之日辰支
干亦相生勝衰死相王又叅兩之以竅藏之變動
在尺寸關部間顧第弗深考睨而視之何爲而不
可以知吾之失得吉凶如虛中之索於外哉以是
知景陽猶藏其學而未言也滋可賢已景陽名寅
齊人

送劉公權序

田文好客殫邑之入以食客日不足然文廢客亦
稍稍去文恨之或曰君不見夫趨市者乎平旦側
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
暮所求物忘其中余蚤爲流輩所推雖無邑入以
奉客而客從余游亦不厭嘗守三郡所薦士數十
人得罪而歸坐田里七年客以書來或過之者纔
三人所舍遠城郭陸無以同居水無與佐刺舟然
余每誦或者語亦無意於客也而開封劉君公權

無平日舊乃惠然數過余寒不以坐無羶而辭飢
不以麥飯蔥葉菲而不臭也田野無酒徒劉君又
飲酒溫克故余與之游如平日客或劇飲大歡無
疵吝或偶坐終日不相語唯而出亦忘吾憂而劉
君又竭然去余爲之恨恨劉君世戚里將種然喜
從士大夫游問其舊所與厚往往當世知名士或
在朝廷尊顯或斥逐困喪劉君不以富貴貧賤變
交情足以愧翟廷尉門外客百輩其義固近時士
所希得吾知劉君將有聞於吾人也故於其來別

以是言贈之

送段康侯序

故人什邡段君康侯得官桐廬當具舟補之曰頃
至新城與桐廬相望七里瀨嚴陵釣磯佳處也康
侯曰然陵與光武臥以足加腹報司徒霸書纔二
十四字使者嫌少而誚以買菜求益不與也亦高
矣補之曰士無窮達論歸潔其身惟伯夷伊尹柳
下惠可信餘子或遠或近皆累於名陵如道足乎
已無求於世招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

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舊故而恃放鷺以自尊陵操誠高亦近名者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枯槁自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兩士近不類於名者其一士猶恨其自言也康侯曰何耶補之曰晉文公賞從亾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將入綿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爲若之推可謂不累於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

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入霸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默去焉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故曰猶恨其自言也然此兩士皆勝陵陵夸世主是顯也非隱也夫陵何足高光武以萬乘不忌舊故下匹夫乃足高康侯曰然補之因復曰今康侯兒童勤苦學問數以文詞與計偕有司不識卒遺之守經知古廉潔不阿白首栖栖以其妻孥跋山浮江數千里康侯不以人不知慍見人呼我愚則我亦愚以方前兩

士者不累於名不更近乎豈其必若嚴陵夸乃足
 高雖然士生一世取不愧作高與卑或勢所遇不
 足道桐廬佳山水多秀民康侯官餘暇與其邑子
 田野逸士言而時察之得無物色有如陵枯槁自
 喜者猶持竿其瀨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五

第	35267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サ	
園書館	7	

第	三	號
第	三	號
第	三	號
第	三	號

用

